

民俗采风

我家过年

高绪丽

过了腊月廿三，过年的大幕就正式拉开了，村里的大街小巷，屋顶袅袅向上的炊烟，写满了年味儿。大人们一边在心里默念着“腊月廿三过小年，廿四扫灰，廿五做豆腐，廿六廿七蒸饽饽炸鱼……”，一边有条不紊地进入忙年的节奏里，年味儿把每个家庭烘托得热气腾腾。

以前，农村人家家春天抓只小猪仔，养上一年，到了年底，选个日子，找个“杀猪把式”来家，这个年就过得有滋有味起来。那时候，又细又尖的叫声，不仅成为猪的最后呐喊，也成为童年记忆里绵延不断的回音。

我家大年三十这天吃的习俗要追溯到姥姥那里。早晨吃隔年干饭和隔年菜。干饭用大米跟红小豆一起蒸，菜用大白菜加豆腐和肉馅的豆腐菜。所谓隔年饭和隔年菜，就是大年三十这顿不能全部吃完，要剩下一些，留着来年初二再吃，寓意有余头。中午擀面条是擀钱串，最好是又粗又长的那种，意味来年有钱花。晚上依旧蒸大米饭，再配上一桌子的菜，全家人齐聚一堂，开开心心过大年。到了夜里，要吃饺子，饺子“角子，交子”，迎来送往，意义非凡。

在我眼里，大年三十这顿饺子很不一般。平常包饺子，母亲经常支使我帮她擀饺子皮，但大年三十晚上和初一早上的饺子，母亲从来都是跟父亲一起合作，不许我们小孩子插手，因为怕我们说错话，不吉利。

打我记事起，大年三十晚上吃过晚饭，父亲都会到村里的一位长辈也就是我喊“三爷爷”的家里坐一坐、聊一会儿天。听父亲提过，当初在生产队的时候，三爷爷对我父亲多有照顾，父亲一直不能忘怀。在没有与母亲成亲之前，父亲每年都会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去陪三爷爷聊天。用现代人的话来讲，两个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忘年交”。

好像掐准时间似的，饺子刚包上三两个，就听街门“咣当”一声，不用猜，准是父亲从三爷爷家回来了。父亲进屋后，不用母亲吩咐，洗手，来到面板前帮母亲擀饺子皮。随着“嘎哒嘎哒”擀饺子皮的声音在屋子里回荡，父亲也小声同母亲谈论着外面的见闻，谁家过年的鞭炮提前放了，谁家的儿子大老远赶回来过年了。

在父母亲的眼里，过年该有的仪式感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比如跟春节联欢晚会上倒数的钟声一起数到一；在院子里摆上供桌，敬天敬地敬祖



宗；与孩子们一起放过年鞭炮；新年的饺子端上桌，要提醒孩子们一边吃饺子一边吃蒸的元宝和鱼。吃饺子为的是辞旧迎新，吃元宝、鱼意味着新的一年能够醒醒，能够心想事成，总之都是顶顶重要的一刻。

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，一定要剩些面和馅，留待初一混到新的饺子面跟饺子馅里。剩面，预示新的一年有钱，剩菜馅，预示新的一年有财，总之都是好的兆头。而且大年三十晚上煮饺子对烧的柴草也有讲究，桲椤土话“白楼”，烧桲椤煮饺子寓意新的一年财源滚滚来。

父亲走到院子里，把鞭炮往院子里的晾衣绳上挂好，再转过头瞅一眼窗玻璃上映出的我们稚嫩的脸庞。他把手中的烟头往鞭捻上一放，漆黑的夜幕下，无数的火花在半空中划出耀眼的抛物线，开出了火树银花，平日里单调的小院，瞬间变得光彩夺目。

院子里的鞭炮“噼里啪啦”响个不停，母亲在灶台前忙得热火朝天，大锅里的饺子个个胀大肚子，母亲开始往外捞饺子。捞饺子之前，先舀出一勺饺子水洒到院子里，敬完天地，再把饺子往炕上端。电视里春节联欢晚会上凌晨的钟声已经开始倒数，“10、9、8、……”母亲停下手中的活计小声招呼父亲过来一起见证这一伟大时刻。后来我有了自己的小家，逢年过节都在婆家，回想当时我们全家人共同见证新年伊始的温馨场面，仍免不了内心激动。

大年三十晚上包的饺子也有讲究，不仅要放硬币，而且往算子上摆时，要从算子的外沿一圈一圈往里摆，若是一个算子上能摆到99个最好，不然也要取吉利数字。

吃饺子时，妹妹常常比我先吃出硬币。为了不落后，我夹起饺子之前，偷偷用筷子提前在饺子上扎一下，试试有没有硬物。妹妹见我使诈，她也照做。待到初二再吃这些剩饺子时，一看每个饺子上面都有一个小眼，我们都心照不宣地笑拥在一起。

吃了大年三十的饺子，父母亲在一旁笑眯眯地提醒道：“吃了饺子，就长一岁，睡一会儿，还要出去拜年呢。”母亲把新衣服统统端到我们的枕头旁边，我们嬉闹着钻进被窝。

年味儿从来都是公道的，只要你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它便会同你一起，怀揣着对新一年的美好希冀与愿望，慢慢步入梦的殿堂。

回家的路

王春堂

春节到了，归乡心动，又忆起回家的路。

年轻的时候，我刚参加工作，工资24.5元，行政级别固定这么多钱。有一阵子，我被选调到汽车队“帮忙”，记得临沂大米一毛二三分钱一斤，荣成石岛的鱼，便宜点的两毛多一斤。

每逢过年，没成家的我，总是用自行车带上买好的大米、鱼干，有时还有黄姑鱼，迎着雪花往老家赶，老爸也总是望眼欲穿地在村头等着。回家放好年货，我特意掀开泥缸看看存粮，到院子的草棚里看看柴草，将弟弟妹妹及父母

的衣着打量一番。那时，自己囊中羞涩，也要咬着牙交出钱给家里过年……

一晃50多年了。只要过节，无论工作和生活压力多么大，我从未忘记回家。父母的恩情、姊妹的手足情始终铭记在心头。前几天，当我带着年货看望大姐、二姐及三弟时，看着他们幸福的生活，想想早年的日子，那互相见面后的情景和滋味，让人动容，感慨万千。

回家的路，特别是过年回家的路，连着亲人的心，系着我们的根！

年在儿歌童谣里

富周

进了腊月门，年就不远了。

盼着、盼着，日子在凛冽的寒风和瑞雪飘飘中悄悄过去，心中期待着大年三十的到来。春节，才是中国人心中真正的年。

等待的时光，禁不住哼唱起幼时的儿歌童谣，朗朗上口，歌词充满童趣。出生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已经步入中老年的人们，谁的脑子里不留存几首过年的儿歌童谣呢？

儿歌童谣里的年，有苦也有甜。

传唱最广泛的当属这首，“小孩、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；腊八粥喝几天，哩哩啦啦廿三。廿三，糖瓜粘；廿四，扫房日；廿五，冻豆腐；廿六，炖猪肉；廿七，宰公鸡；廿八，把面发；廿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满街走。”

往回退四五年，这首童谣在偌大中国，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很少有人不会哼唱，那是要从腊月初唱到正月初一的。歌里全是吃食，过去的岁月，物资匮乏，平常的日子，百姓们省吃俭用，嘴寡口淡，365天就盼着过年改善一下生活，打打牙祭呢。

过年能吃上平常饭桌上很少见的鸡、鸭、鱼、肉，美呀。那时的大人、孩子嘴都馋，大人把口水悄悄咽到肚子里，孩子们口水流成哈喇子。“小孩、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，年就是孩子们“打馋虫”的药，或是几颗水果糖、或是一把炒花生、或是亲戚家送来的稀罕食物。

最解馋的是那锅肥嘟嘟、香喷喷的烀猪肉。“廿六，炖猪肉。”在我的记忆里，都存留着半夜顶着瞌睡，咽着口水，守在火炉边，盼着猪头、猪蹄、猪下货尽快炖熟。熟肉出锅的那一刻，从妈妈或奶奶端着的漏勺或是筷子头上，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大口，一边从嘴里往外哈气，一边香香地吞咽，耳边响起妈妈或奶奶带笑的责骂声，不怕烫呀，你个馋猫——

老家的儿歌童谣，“过小年、过大年，俺娘给俺两毛钱，买火鞭、买炮仗，噼里啪啦一后晌（夜晚）。”这也是我小时候过年唱的歌儿，流传于鲁中地区，别的地儿是不是这样唱，就不清楚了。

两毛钱，只能买一串当地

俗称“麦秸莛”的小鞭。若是成串燃放，两三秒钟的事儿。不舍得一次听响，需拆开打散了，装进口袋里，燃根香，掐着小鞭，点一个放一个。“啪”，响声不大，但干脆。就是这样，也不能紧着放，一串小鞭哪能熬过一后晌。一般是大年初一清晨，挨家挨户乱窜，眼瞅地上的碎纸屑，专找没有炸响的鞭炮，遇上了赶紧塞进衣袋里。到了半上午，小伙伴挤在村头一起比谁捡得多。要是哪个小孩子捡到带着火星的鞭儿在衣袋里炸响，崩碎了衣服，这个年就有的过了。中午一定不敢回家，找个苞米秸儿垛猫到天黑。又冷又饿，实在靠不住了，胆战心惊摸进家，不去看大人的脸。往往早有小伙伴对家里人提前说了，父母会黑着脸，威胁道：“今天过年，先饶了你，你等着！”自知闯祸的孩子不言语，钻进被窝蒙上头装睡。第二天，天不亮赶紧起床，去厨房装一兜吃的，趁大人没醒就跑出去了——

过年让鞭炮炸破衣服的事儿，我碰上过两次，七岁一次，九岁一次。

我还听过一首过年童谣，“滴答滴答金，过年娶芒妮儿；滴答滴答金，过年娶芒妮儿。芒妮不上轿，嗵嗵两大炮！”

这是我的作家朋友海滨唱的。他说，这首儿歌只是流传在他姥姥家周边的几个村庄，别的地儿不唱。

姥姥家说的“滴答金”就是咱们小时候过年燃放的“解闷儿”。他说，我小姨出生在芒种这天，姥爷给她取名芒妮。小姨长到十七八岁，出落成一朵花，十里八村闻名。周边的半大小子，见到小姨挪不动腿儿，有事没事围着小姨打转转，小姨从不搭理他们。有个嘴巧脑子活的小伙子，在大年三十这天编出儿歌，“滴答滴答金，过年娶芒妮儿，芒妮不上轿，嗵嗵两大炮”。

他讲道，初一早上，孩子们在街上唱，“滴答滴答金，过年娶芒妮儿，芒妮不上轿，嗵嗵两大炮”。那时候我6岁，跟在他们身后拍着巴掌唱，被迫赶来来的小姨一把拽过去，照着后背打了两巴掌。

作家朋友一边比划一边讲，笑得欢实。

我们都笑，说，这是听过的最美的儿歌童谣。